



陽明先生別錄卷之六

奏疏六

辭免重任乞

恩養病疏

嘉靖六年六月

臣自正德十四年江西事平之後身罹讒構危疑洶洶

不保朝夕幸遇 聖上龍飛天開日朗鑒臣螻蟻之忠

下 詔褒揚洗滌出臣於覆盆之下進官封爵 召還

京師因乞便道歸省隨蒙賜 勅遣官獎勞慰諭錫以

銀幣犒以羊酒臣感激 天恩雖粉骨碎身云何能報

不幸遭繼父喪未獲赴 闕陳謝服滿之後又連年病

臥喘息奄奄苟避形迹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迄今六

年於此矣、尚未能一覩 天顏稽首 闕廷之下、臣實  
瞻戴戀慕、晝夜熱中、若身在芒刺、邇者曾蒙謝 恩之  
召、臣之至願、惟不能即時就道、顧廼病臥呻吟、徒北望  
感泣、神魂飛馳而已、今年六月初六日、兵部差官齎文、  
前到臣家、內開奏奉欽依、以兩廣未靖、命臣總制軍務、  
督同都御史姚鏞等勘處者、臣聞 命驚惶、莫知攸措、  
伏自思惟、臣於 君命之召、當不俟駕而行、矧茲軍旅、  
何敢言辭、顧臣病患久積、潮熱痰嗽、日甚月深、每一發  
咳、必至頓絕、久始漸甦、乃者謝 恩之行、輕舟安臥、尚  
未敢強、又况兵甲驅勞、豈復堪任、夫委身以圖報、臣之

本心也、若冒病輕出、至於憤事、死無及矣、臣又伏思兩  
廣之役、起於土官讐殺、比之寇賊之攻劫郡縣、荼毒生  
靈者、勢尚差緩、若處置得宜、事亦可集、姚鏞平日素稱  
老成慎重、一時利鈍前却、斯亦兵家之常、要在責成、難  
拘速效、御史石金、據事論奏、是蓋忠於 陛下、將爲  
國家弘仁覆久遠之圖、所以激勵鏞等、使之集謀決策、  
收之桑榆也、臣本書生、不習軍旅、往歲江西之役、皆偶  
會機宜、幸而成事、臣之才識、自視未及姚鏞、且近年以  
來、又已多病、况茲用兵舉事、鏞等必嘗深思熟慮、得其  
始末條貫、中事少沮、輒以臣之庸劣、參與其間、行事之

際所見或有同異。鏐等益難展布。夫軍旅之任。在號令嚴一。賞罰信果而已。慎擇主帥。授鉞分柙。當聽其所爲。臣以爲兩廣今日之事。宜專責鏐等。隆其委任。重其威權。畧其小過。假以歲月。而要其成功。至於終無底績。然後別選才能。兼於民情土俗。素相諳悉。如南京工部尚書胡世寧。刑部尚書李承尉者。性代其任。夫朝廷用人。不貴其有過人之才。而貴其有事。君之忠。苟無事。君之忠。而徒有過人之才。則其所謂才者。僅足以濟其一己之功利。全軀保妻子而已耳。如臣之迂踈多病。徒持文墨議論。未必能濟實用者。誠宜哀其不逮。容令養疾。田野俟病痊之後。不終棄廢。或可量置閑散之地。使得自效其涓埃。則朝廷於任賢御將之體。因物曲成之仁。道並行而不相背矣。臣不敢苟冒任使。以欺國事。不勝感。恩激義。懇切祈望之至。

赴任謝

恩遂陳膚見疏

六年十一月初一日

臣於病廢之餘。特蒙

恩旨起用。授以兩廣軍旅重寄。

臣自惟朽才病質。深懼不任驅使。以誤

國事。具本辭

免過蒙

聖旨。卿識敏才高。忠誠體國。今兩廣多事。方

藉卿威望。撫定地方。用紓朕南顧之懷。姚鏐已致仕了。

卿宜星夜前去。節制諸司。調度軍馬。撫勦賊寇。安戢兵

民勿再遲疑推諉以負朕望還差官鋪馬裏賚文前去  
敦趨赴任行事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兵部移咨到臣捧  
讀感泣莫知攸措伏念世受國恩粉骨齏骸亦無能  
報又况遭逢明聖溫旨勤拳若是何能復顧其他已  
於九月初八日扶病起程沿途就醫服藥調理晝夜前  
進柰秋暑旱澀舟行甚難至十一月二十日始抵梧州  
思恩田州之事尚未及會同各官查審區處然臣沿途  
涉歷訪諸士夫之論詢諸行旅之口頗有所聞不敢不  
爲陛下言其畧臣惟岑猛父子固有可誅之罪然  
所以致彼若是者則前此當事諸人亦宜分受其責蓋  
兩廣軍門專爲諸猺獞及諸流賊而設朝廷付之軍  
馬錢糧事權亦已不爲不專且重若使振其軍威自足  
以制服諸蠻然而因循怠弛軍政日壞上無可任之將  
下無可用之兵一有警急必須倚調上官狼兵若猛之  
屬者而後行事故此輩得以憑恃兵力日增其桀驁今  
夫父兄之於子弟苟役使頻勞亦且不能無倦况於此  
輩夷獷之性歲歲調發奔走道途不得顧其家室其能  
以無倦且怨乎及事之平則又功歸於上而彼無所與  
兼有不才有司因而需索引誘與之爲姦其能以無怨  
且慢乎既倦且怨又怒以慢始而徵發愆期既而調遣

不至上嫉下憤日深月積劫之以勢而威益褻籠之以詐而術愈窮由是諭之而益梗撫之而益疑遂至於有今日加以叛逆之罪而欲征之夫即其已暴之惡征之誠亦非過然所以致彼若是已非一朝一夕之故且當反思其咎姑務自責自勵修我軍政布我威德撫我人民使內治外攘而我有餘力則近悅遠懷而彼將自服顧不復自反而一意憤怒之夫所可憤怒者不過岑猛父子及其黨惡數人而已其下萬餘之衆固皆無罪之人也今岑猛父子及其黨惡數人既云誅戮已足蒸揚所遺二酋原非有石惡目自可寬宥者也又不勝二酋

之憤遂不顧萬餘之命竭兩省之財動三省之兵使民男不得耕女不得織數千里內騷然塗炭者兩年于茲然而二酋之憤至今尚未能雪也徒爾兵連禍結徵發益多財饋益殫民困益深無罪之民死者十已六七山獠海賊乘釁搖動窮迫必死之寇既從而煽誘之貧苦流亡之民又從而逃歸之其可憂危何啻十百於二酋者之爲患其事已兆而變已形顧猶不此之慮而汲汲於二酋則當事者之過計矣今當事者之於是後其悴心憔悴亦可謂勤且至矣特發於憤激而狃爲其難是以勞而未效夫二酋者之沮兵拒險亦不過畏罪逃死

苟爲自全之計。非如四方流劫之賊。攻城堡。掠鄉村。虜財物。殺良民。日爲百姓之患。人人欲得而誅之者。今驅困憊之民。使裹糧荷戈。以征不爲民患。素無讐怨之虜。此人心之所以不奮而事之。所以難濟也。又今狼遶土。漢官兵亦不下數萬。與萬餘畏罪。逋誅之虜。相持已三月。有餘而未能一決者。蓋以我兵發機太早。而四面防守太密。是乃投之無所往。而示之以必不活。益使彼先慮預備。并心協力。堅其必死之志。以抗我師。就使我師將勇卒奮。次能取勝。亦必多殺士衆。非全軍之道。又况人無戰志。而徒欲合圍待斃。坐收成功。此我兵之所以

雖衆而勢日以懈。賊雖寡而日志以合。備日密而氣日以銳者也。夫當事者之意。固無非欲計出萬全。然以用兵而言。亦已失之巧遲。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矣。臣愚以爲且宜釋此二酋者之罪。開其自新之路。而彼猶頑梗。自如然後從。而殺之。我亦可以無憾。苟可曲全。則且姑務息兵罷餉。以休養瘡痍之民。以絕覬覦之姦。以弭不測之變。迨於區處既定。德威既洽。蠻夷悅服之後。此二酋者。遂能改惡自新。則我亦豈必固求其罪。若其尚不知悛執而殺之。不過一獄吏之事。何至兵甲之煩哉。或者以爲征之不克。而遽釋之。則紀綱疑於不振。

臣竊以爲不然。夫天子於天下之民物如天覆地載，無不欲愛養而生全之。寧有撮爾小醜，乃與之爭憤求勝，而謂之振紀綱者？惟後世貪暴諸侯，強凌弱衆，吞寡則必務於求勝而後已。斯固五霸之罪人也。昔苗頑不即工，舜使禹益徂征，三旬苗民逆命，禹乃班師振旅。夫以三聖人者爲之君帥，以征一頑苗，謂宜終朝而克捷，顧歷三旬之久，而復至於班師以歸。自今言之，其不振甚矣。然終致有苗之格，而萬世稱聖。古之所謂振紀綱者，固若是耳。臣以匪木繆膺重命，得總制四省軍務，以從事於偏隅之小醜，非不知乘此機會，可以隳倖成功，苟免於怯懦退避。然此必多調軍兵，多傷士卒，多無罪多費糧餉，又不足以振揚威武，信服諸夷。僅能取快於二酋之憤，而忘其遺患於兩省之民。但知徼功於目前，而不知投艱於日後。此人臣喜事者之利非國家之福，生民之庇，臣所不忍也。臣又聞兩廣主計之吏，謂自用兵以來，所費銀兩已不下數十萬，梧州庫藏所遺不滿五萬之數矣。所食糧米已不下數十萬，梧州倉廩所存不滿一萬之數矣。由是言之，尚可用兵不息，而不思所以善後之圖乎？臣又聞諸兩省士民之言，皆謂流官之設亦徒有虛名，而反受實禍。詰其所以，皆云思



恩未設流官之前土人歲出土兵三千以聽官府之調遣既設流官之後官府歲發民兵數千以防土人之反覆即此一事利害可知且思恩自設流官以來十八九年之間反者五六起前後征勦曾無休息不知調集軍兵若干費用糧餉若干殺傷良民若干朝廷曾不能得其分寸之益而反爲之憂勞徵發浚良民之膏血而塗諸無用之地此流官之無益亦斷然可睹矣但論者皆以爲既設流官而復去之則有更改之嫌恐啓人言而招物議是以寧使一方之民久罹塗炭而不敢明爲朝廷一言寧負朝廷而不敢犯衆議甚哉人臣之不忠也苟利於國而庇於民死且爲之矣而何人言物議之足計乎臣始至地方雖未能周知備歷然形勢大畧亦可槩見田州切鄰交趾其間深山絕谷皆獯獵之所盤據動以千百必須仍存土官則可藉其兵力以爲中土屏蔽若盡殺其人改土爲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自撤藩籬非久安之計後必有悔思恩田州處置事宜俟事平之日遵照勅旨公同各官另行議奏但臣既有所聞見不敢不先爲陛下一言使朝廷之上早有定處臣等得一意奉行不致往復查議失悞事機可以速安反側實地方之幸臣等之幸臣不勝受恩感

激竭忠願效之至

辭巡撫蕪任舉能自代疏

七年正月  
初二日

嘉靖六年十二月初二日、准本院咨、節該吏部題奉

聖旨王守仁暫令蕪理巡撫兩廣等處地方、寫勅與他、  
欽此、欽遵外、臣聞 命之餘、愈增惶懼、竊念臣以迂踈、  
多病之軀、繆承總制四省軍務之命、既已有不勝其任、  
之憂矣、方爾晝夜驅馳、圖其所以仰副 朝廷之重委、  
者、而尚未知所措、今又加以巡撫之責、豈其所能堪乎、  
况兩廣地方、比於他處、尤繁且難、蠻夷獯獷之巢穴、處、  
處而是、攻劫搶擄之警報、日日而有、近年以來、加以以

師旅、因之以饑饉、郡縣之凋敝、日甚、小民之困苦、益深、  
巡撫之任、非得才力精強者、重其事權、漸其官階、而久、  
其職任、殆未可求效於歲月之間也、蓋非重其事權、則、  
不可以漸其官階、非漸其官階、則不可以久其職任、非、  
久其職任、則凡所舉動、多苟且目前之計、而不爲日後、  
久長之謀、邀一時之虛名、而或遺百年之實禍、膏澤未、  
洽於下、而小民無愛戴感戀之誠、德威未敷於遠、而蠻、  
夷無信服歸向之志、此巡撫兩廣之任、雖才能相繼、而、  
治效之所以未究也、切見致仕副都御史伍文定、質性、  
勇果、識見明達、往歲寧藩之變、嘗從臣起兵討逆、臣備

知其能、今年力未衰、置之閑散、誠有可惜、若起而用之、以爲巡撫、其於經畧之方、撫綏之術、必能不負所委、及照刑部左侍郎梁材、新陞南贛副都御史汪鋹、亦皆才能素著、抑且舊在兩廣、備諳土俗、民情皆足以堪斯任、乞勅吏部於三人之中、選擇而使之、臣之爲劣多病、俾得專意思田之役、幸而了事、容令照舊迴還原籍、調理、非獨巡撫得人、地方有所倚賴、而臣之不肖、亦苟免於覆餗之謀矣。

奏報田州思恩平復疏

七年二月三日

嘉靖七年正月二十七日、據廣西田州府日民盧蘇、陸

豹、黃筭、胡喜、邢相、盧保、羅黃、王陳、羅寬、戴慶等連名具狀、爲悔罪投降、陳情乞恩事、投稱先因本府土官岑猛與泗城州屢年互相讐殺、獲罪上司、於嘉靖五年六月內、致蒙奏請官兵征勦、臨境岑猛自思原無反叛情由、意得招撫、先自同道士錢一真及親信家人逃歸順州界、蘇等俱各畏避、四散逃入山林、止有各處寄住客戶千餘、躲避不及、冒犯官軍、俱蒙殺勦、日民人等俱不敢抵抗官軍、惟有陸綬不曾遠避、當被擒斬、其餘常好羅河等俱蒙官軍陸續搜山殺死、驀於當年九月內歸順土官岑璋書報岑猛見在該州、前月已將道士錢

寬卦多  
辜

易月七三川錄

卷一

十一

一真功次、假作岑猛解報軍門、爾可作急平定地方、來迎爾主、蘇等聽信、遣人節送衣服、檳榔等件、岑璋一一收受、言說岑猛不可輕易見人、官府得知累我、續於十月內、岑猛又差人促令邀同王受招復鄉村、因見府治空虛、乘便入城休息、又遣迎之岑猛、岑璋回說、爾今地方未定、姑候來春、我當發兵三十餘營、送爾主來、且替爾防守、蘇等因此逃命屯聚、以候岑猛、並無叛心、嘉靖六年正月、有人傳說岑猛於八泉岳內急病身死、屍骨被岑璋燒燬、金銀盡被收獲、隨遣人去歸順、探問又被岑璋殺死、蘇等痛悔無由、竊思官男岑邦彥先已齊村病故、今聞岑猛又死、無主可靠、欲出投訴、切見四方軍馬克斥、聲言務要盡勦、又恐飛虫附火、必損其身、又蒙上司陰使王受圖殺盧蘇、又使盧蘇圖殺王受、反覆難信、投降無路、日切苦痛、今幸朝廷寬赦、欽命總制天

星體天行道、按臨在此、神鬼信服、蘇等方敢捨命求生、率領闔府巨民、男子大小人等、共計四萬餘名、口盡數投降、伏乞憫念生靈、革命赦死立功、以贖前罪、哀乞憐憫、岑猛原無反叛情罪、存其一脉、俯順夷情、辨納糧差、實為萬幸等情、并據思恩府頭目王受、盧蘇、黃容、盧平、韋文明、侶馬、黃留、黃石、陸宗、覃鑑、潘成等、亦連名具狀

告同前事、投稱本府原係土官、自改立流官、開圖立里、土俗不便、柰緣小人冥頑、不諳漢法、屢次攘亂不定、受等同辭懇乞上司、仍立目甲、不意反致官府嗔恚、近又蒙官兵征勦田州、要將受等一槩誅滅、必要窮追逐捕、只得逃遯山林、蕪以八寨蠻子、原以剽掠爲生、乘機假受姓名、每每攻圖城邑、劫虜鄉村、虛名受禍、受等即欲挺身投訴、見得四方軍馬把截、蕪聞陰使盧蘇圖殺王受、又使王受圖殺盧蘇、反覆難信、以此連年抱苦控訴、無由且受等頗知利害、豈敢自速滅亡、今幸朝廷寬恩、命總制天星按節在此、神鬼信服、受等方敢率領所部目民男女大小人等、共計三萬餘名、口捨命投降、伏乞詳情赦死、以全革命、更望俯順夷情、仍復目甲、使得辨納糧差、實爲萬幸、等因、各投訴到臣、據此照得先於嘉靖六年七月初七日、爲地方事、節奉 勅諭、先該廣西田州地方、逆賊岑猛爲亂、已令提督兩廣等官、都御史姚鏌等、督兵進勦、隨該各官奏稱、岑猛父子、悉已擒斬、巢穴蕩平、捷音上聞、已經降 勅獎勵、論功行賞、續該各官復奏、惡目盧蘇、倡亂復叛、王受攻陷思恩、及節據石金所奏、前項地方、盧蘇王受、結爲死黨、互相依倚、禍孽日深、將來不可收拾、又叅稱先後撫臣、舉措失當、

姚鏌等攘夷無策輕信寡謀圖田州已不可得并思恩  
胥復失之要得通行查究追奪兵部議奏以各官先後  
所論事宜意見不同且兵連兩廣調遣事干鄰境地方  
必得重臣前去總制督同議處方得停當今特命爾提  
督兩廣及江西湖廣等處地方軍務星馳前去彼處即  
查前項夷情田州因何復叛思恩因何失守督同姚鏌  
等斟酌事勢將各夷叛亂未形者可撫則撫反形已露  
者當勦即勦一應主客官軍從宜調遣主副將官及三  
司等官悉聽節制公同計議應設土官流官何者經久  
利便并先令撫鎮等官有功有過分別大小輕重明白  
奏聞區處事體十分重大者具奏定奪朕以爾勲蹟久

著才望素隆特茲簡任爾務以體國爲心開命就道竭  
忠盡力大展謀猷俾夷患殄除地方安靖以紓朕西南  
之憂仍須深慮却顧事出萬全一勞永逸以爲庶人久  
遠之休毋得循例辭避以孤衆望欽此欽遵隨於九月  
內節該兵部咨爲辭免重任乞 恩養病事臣奏奉

聖旨卿識敏才高忠誠體國今兩廣多事方藉卿威望  
撫定地方用紓朕南顧之懷姚鏌已致仕了卿宜星夜  
前去節制諸司調度軍馬撫剿賊寇安戢兵民勿再遲  
疑推諉以負朕望還差官鋪馬裹齎文前去敦趣赴任

行事該部知道欽此欽遵當即啓行至十一月二十一日抵梧州蒞任十二月內續准兵部咨爲地方大計緊急用人事該禮部右侍郎方獻夫奏節奉 聖旨方獻夫所奏關係地方大計鄭潤朱麟與姚鏌事同一體姚鏌已着致仕鄭潤等因賊情未寧暫且留用今既這等說鄭潤取回代替的朕自簡用朱麟應否去留着兵部會議并堪任更代的推舉相應官兩員來看田州應否設都御史在彼住劄還着王守仁議處具奏定奪欽此備咨前來知會俱經欽遵外本月初五日進至平南縣地方與都御史姚鏌交代二十二等日太監鄭潤總兵官朱麟陸續各回梧州廣州等處聽候新任總兵太監交代去訖當臣公同巡按紀功御史石金右布政林富叅政汪必東鄒軻副使祝品林太輅僉事汪濬張邦信申惠吳天挺叅將李璋沈希儀張經及舊任副總兵今閑住都指揮同知張祐并各見在軍前用事等官會議得思恩田州之役兵連禍結兩省荼毒已踰二年兵力盡於宵守民脂竭於轉輸官吏罷於奔走即今地方已如破壞之舟漂泊於顛風巨浪中覆溺之患洶洶在目不待智者而知之矣今若必欲窮兵雪憤以收前功未論其不克縱復克之亦有十患何者今 皇上方推至

孝以治天下、惻怛之仁、覆被海宇、惟恐一物不得其所。雖一夫之獄、猶慮有所虧枉。親臨斷決、况茲數萬無辜之赤子、而必欲窮搜極捕、使之唯類不遺、傷伐天地之和、虧損好生之德、其患一也。屯兵十萬、日費千金、自始事以來、所費銀米各已數十餘萬。前歲之冬、二酋復亂、至今且餘二年、未嘗與賊交一矢、接一戰、而其費已若此。今若復欲進兵、以近計之、亦須數月、省約其費、亦須銀米各十餘萬。計今梧州倉庫所餘銀、不滿五萬、米不滿一萬矣。兵連不息、而財匱糧絕、其患二也。調集之兵、遠近數萬、屯戍日久、人懷歸思、蕪之水土不服、而前歲之疫死者、一二萬人。衆情憂惑、自頃以來、疾病死者、不可以數、無日無之。潰散逃亡、追捕斬殺、而不能禁、其未見敵而已。若此、今復驅之鋒鏑之下、必有土崩瓦解之勢、其患三也。用兵以來、兩省之民、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已餘二年。衣食之道日窮、老稚轉乎溝壑。今春若復進兵、又將廢一年之耕、百姓饑寒、切身群起而爲盜、不逞之徒、因而號召之、其禍殆有甚於思田之亂者。其患四也。論者皆以不誅二酋、則無以威服土官、是殆不然。今所賴以誅二酋者、乃皆土官之兵、而在我會無一旅可恃之卒、又不能宣布主上威德、明示賞罰、而徒以市



并狙獍之謀相欺相誘計窮詐見益爲彼所輕侮每一  
調發旗牌之官十餘徃反而彼猶驚然不出反挾此以  
肆其貪求縱其吞噬我方有賴於彼縱之而不敢問彼  
亦知我之不能彼禁也益狂誕而無所忌岑猛之僭妄  
亦由此等積漸成之是欲誅一二逃死之遺孽而養成  
十數岑猛其患五也兩廣盜賊猖獗之巢穴動以數千  
百計軍衛有司營堡關隘之兵時嘗召募增補然且不  
敷今復盡取而聚之思田之一隅山獍海寇乘間竊發  
遂至無可捍禦近益窺我空虛出掠愈頻爲患愈肆今  
若復聞進兵彼知事未易息遠近相煽蠶起我與伊難  
中輟救之不能棄之不可其爲慘毒可憂尤有甚於饑  
寒之民其患六也軍旅一動輒運之夫騎征之馬各以  
千計每夫一名顧直一兩馬一匹四兩馬之死者則又  
追償其主之直是皆取辨於南寧諸屬縣百姓連年兵  
疲困苦已極而復重之以此其不亡而爲盜者則亦溝  
中之瘠矣其患七也兩省土官於岑猛之滅已各懷唇  
齒之疑其各州土目於蘇受之討又皆有狐兔之憾是  
以遲疑觀望莫肯効力所憑恃者獨湖兵耳然前歲之  
疫湖兵死者過半其間固多借倩而來兵回之日死者  
之家例有償命銀兩總其所費亦以萬數今茲復調踏

頓道途不得顧其家室亦已三年勞苦怨鬱潛逃而歸者相望於道誅之不能止四一隅之小憤而重失三省土人之心其間伏憂隱禍殆難盡言其患八也田州外捍交趾內屏各郡其間深山絕谷又皆猺獞之所盤據若必盡誅其人異時雖欲收土設流亦已無民可守非獨自撤藩籬勢有不可抑小藉膏腴之田以資猺獞而爲邊夷拓土開疆其患九也既以兵克必以兵守歲歲調發勞費無已秦時勝廣之亂實興於閭左之戍且一失制馭變亂隨生反覆相尋禍將焉極其患十也故爲今日之舉莫善於罷兵而行撫撫之有十善活數萬辜之死命以明昭 皇上好生之仁同符虞舜有苗之征使遠夷荒服無不感恩懷德培 國家元氣以貽燕翼之謀其善一也息財省費得節縮贏餘以備他虞百姓無椎脂刻髓之苦其善二也久戍之兵得遂其思歸之願而免於疾病死亡脫鋒鏑之慘無土崩瓦解之患其善三也又得及時耕種不費農作雖在困窮之際然皆獲顧其家室亦各漸有回生之望不致轉徙自棄而爲盜其善四也罷散土官之兵各歸守其境土使知朝廷自有神武不殺之威而無所恃賴於彼陰消其桀驁之氣而沮懾其僭妄之心反側之姦自息其善五也

遠近之兵各歸舊守窮邊沿海咸得修復其備禦盜賊有所憚而不敢肆城廓鄉村免於驚擾劫掠無慮內事外顧此失彼之患其善六也息饋運之勞省夫馬之後貧民解於倒懸得以稍稍甦復起呻吟於溝壑之中其善七也土民釋免死狐悲之憾土官無唇亡齒寒之危湖兵遂全師早歸之願莫不安心定志涵育深仁而感慕德化其善八也思田遺民得還舊土招集散亡復其家室因其土俗仍置酋長彼將各保其境土而人自爲守內制猺獞外防邊夷中土得以安枕無事其善九也土民既皆誠心悅服不須復以兵守省調發之費歲以數千官軍免踣頓道途之苦居民無往來騷屑之患商旅通行農安其業近悅遠來德威覃被其善十也夫進兵行勦之患既如彼罷兵行撫之善復如此然而當事之人乃猶徃徃利於進兵者其間又有二幸四毀焉下之人幸有數級之獲以要將來之賞上之人幸成一時之捷以蓋前日之愆是謂二幸始謀請兵而終鮮成效則有輕舉妄動之毀頓兵竭餉而得不償失則有浪費財力之毀聚數萬之衆而竟無一戰之克則有退縮畏避之毀循土夷之情而拂士夫之議則有形迹嫌疑之毀是謂四毀二幸蔽於其中而四毀惕於其外是以

寧犯十患而不顧棄十善而不爲夫人臣之事君也殺其身而苟利於國滅其族而有裨於上皆甘心焉豈以僥倖之私毀譽之末而足以撓亂其志者今日之撫利害較然事在必行斷無可疑者矣於是衆皆以爲然二十六日臣至南寧府乃下令盡撤調集防守之兵數日之內解散而歸者數萬有餘湖兵數千道阻且遠不場即歸仍使分留南寧賓州解甲休養待間而發初盧蘇王受等聞臣奉命前來查勘始知朝廷亦無必殺之意皆有投生之念日夜懸望惟恐臣至之不速已而聞太監總兵等官復皆相繼召還至是又見防守之兵盡撤其投生之念益堅乃遣其頭目黃富等十餘人於正月初七日先赴軍門訴告願得掃境投生惟乞宥免一死臣等諭以朝廷之意正恐爾等有所虧枉故特遣大臣前來查勘開爾等更生之路爾等果能誠心投順決當貸爾之死因復開陳朝廷威德備寫紙牌使各持歸省諭盧蘇王受等大意以爲岑猛父子縱無叛逆之謀即其兇殘酷暴慢上害下自有可誅之罪今其父子黨與俱已伏其辜爾等原非有名惡目本無大罪至於部下數萬之衆尤爲無辜今因爾等阻兵負險致令數萬無辜之民破家失業父母死亡妻子離散奔

逃困苦已將兩年又上煩 朝廷興師命將勞擾三省之民爾等之罪固已日深但念爾等所以阻兵負險者亦無他意不過畏罪逃死苟爲自全之計其情亦有可憫方今 聖上推至孝之仁以子愛黎元惟恐一物不得其所雖一夫之獄尚恐或有虧枉 親臨斷決何況爾等數萬之命豈肯輕意勦殺故今特遣大臣前來查勘開爾更生之路非獨救此數萬無辜之民亦使爾等得以改惡從善捨死投生牌至爾等部下兵夫即可解散各歸復業安生爾等即時出來投到決當宥爾之死全爾身家若遲疑觀望則天討遂行後悔無及限爾二十日內爾若不至是 朝廷必欲開爾生路而爾必欲自求死路進兵殺爾亦可以無憾矣蘇受等得牌皆羅拜踴躍歡聲雷動當即撤守備具衣糧盡率其衆掃境來歸本月二十六日俱至南寧府城下分屯爲四營明日蘇受等皆因首自縛各與其頭目數百人赴軍門投見號哀控訴各具投狀告稱前情乞免一死願得竭力報効臣等看得蘇受等所訴情節亦與臣等前後所聞所訪大畧相同其間雖有飾說亦多真情良可哀憫因復照前牌諭所稱諭以 朝廷恩德以爲 朝廷既已赦爾等之死許爾投降寧肯誘爾至此又復殺爾虧失

信義爾之一死，決當宥爾矣。爾可勿復憂疑，但爾蘇受二人擁衆負險，雖由畏死，然此一方爲爾之故，騷擾二年有餘，至上煩九重之慮，下疲三省之民。若不畧示責罰，亦何以舒泄軍民之憤？於是下盧蘇王受於軍門，各杖之一百，衆皆合辭叩首爲之請命，乃解其縛。諭以今日宥爾一死者，是朝廷天地好生之仁，杖爾一百者，乃我等人臣執法之義。於是衆皆叩首悅服，臣亦隨至其營，撫定餘衆，皆莫不感泣歡呼。皆謂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及據狀末告乞憐憫岑猛原無反叛情罪，存其一脉，俯順夷情，辦納糧差一節，自臣奉命而來，沿途詢諸商賈行旅，訪諸士夫，軍民莫不以爲宜從夷俗，仍立土官，庶可永久無變。不然反覆之患，終恐不免。及臣至此，又公同大小各官審度事勢，屢經酌量議處，亦皆以爲治夷之道，宜順其情。以於先次謝恩本內已經畧具奏聞，至是因其控告哀切，當即遵照勅諭便宜事理，許以其情奏請。且諭以朝廷之意，無非欲生全爾等，爾等但要誠心向化，改惡從善，竭忠報國，勿慮朝廷不能順爾之情。於是又皆感泣歡呼，皆謂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且乞即願殺賊立功，以贖前罪。臣因諭以朝廷之意，惟

願生全爾等、今爾方來投生、豈恐又驅之兵刃之下、爾等逃竄、口久家業破蕩、且宜速歸、完爾家室、及時耕種、修復生理、至於各處盜賊、軍門自有區處、不須爾等勦除、待爾家事稍定、徐當調發爾等、於是又皆感泣歡呼、皆謂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臣於是遂委右布政林富、舊任總兵官張祐、分投省諭、安插其衆、俱於二月初八日、督令各歸復業、去訖、地方之事、幸遂平定、皆皇上至孝達順之德、感格上下、神武不殺之威、震懾鬼神、風行於廟堂之上、而草偃於百蠻之表、是以班師不待七旬、而頑夷即爾來格、不折一矢、不戮一卒、而全活數萬生靈、是所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也、臣以蹇劣、繆承任使、仰賴鴻休、得免罪責、快覩盛明、豈勝慶幸、除將設立土官、及地方一應經久事宜、遵照勅旨、公同各官再行議處、另行具奏外、緣係奏報平復地方事理、爲此具本、專差冠帶舍人王洪、親齎謹具題知、

地方緊急用人疏

七年二月十五日

先該禮部右侍郎方獻夫奏前事節奉聖旨、田州應否設都御史、在彼住劄、還着王守仁議處、具奏定奪、欽此、兵部備咨前來、知會、除欽遵外、隨於今年正月二十

陽明先生集卷之六  
七、日、該、思、恩、田、州、二、府、土、目、盧、蘇、王、受、等、各、率、衆、數、萬、  
自、縛、歸、降、該、臣、遵、照、勅、諭、事、理、悉、已、撫、定、當、遣、廣、西

右、布、政、林、富、舊、任、副、總、兵、張、祐、分、投、督、領、各、夷、各、歸、原、  
土、復、業、安、生、已、經、具、本、奏、報、外、照、得、思、恩、田、州、連、年、兵、  
火、殺、戮、之、餘、官、府、居、民、悉、已、燒、燬、破、蕩、雖、部、屋、尋、丈、之、  
廬、亦、遭、翻、空、發、掘、曾、無、完、土、荒、村、僻、塢、不、遺、片、瓦、尺、椽、  
傷、心、慘、目、誠、不、忍、見、各、夷、近、已、誠、心、投、服、毀、棄、兵、戈、賣、  
刀、買、牛、見、已、各、事、田、作、自、後、反、側、之、患、以、臣、料、之、或、已、  
可、免、但、其、風、景、妻、戚、生、意、蕭、條、憂、惶、困、苦、之、餘、無、以、自、  
存、非、得、老、成、寬、厚、之、人、撫、恤、綏、柔、之、臣、等、見、其、悲、慘、無、  
聊、之、狀、誠、亦、未、忍、一、旦、棄、去、而、不、顧、况、思、田、去、梧、州、軍、  
門、水、路、一、月、之、程、一、時、照、料、有、所、不、及、近、又、與、各、官、議、  
欲、於、田、州、建、立、流、官、府、治、以、制、御、土、官、修、復、城、池、廨、宇、  
等、項、必、須、勞、民、動、衆、自、非、素、得、夷、情、者、爲、之、經、理、區、畫、  
各、夷、彫、弊、之、餘、豈、復、堪、此、騷、屑、况、議、設、知、府、等、官、皆、未、  
會、到、一、應、事、務、莫、有、任、其、責、者、看、得、右、布、政、林、富、慈、祥、  
愷、悌、識、達、行、堅、素、立、信、義、見、在、思、田、地、方、安、插、各、夷、合、  
無、准、如、方、猷、夫、所、奏、將、林、富、量、改、憲、職、任、聽、臣、等、節、制、  
暫、於、思、田、地、方、往、來、住、劄、撫、循、緝、理、其、於、事、理、亦、甚、相、  
應、臣、又、看、得、思、田、地、方、原、係、蠻、夷、猺、獞、之、區、不、可、治、以、



中土禮法、雖流官之設、尚且不可、又况常設重臣住劄其地、豈其所堪、則其供饋之費、送迎之勞、必且重貽地方、異日之擾、斯亦不可不預言之者、合無將本官廩給口糧、一應合用之費、及往來夫馬、一應合用之人、俱於南寧府衛取辦、銀兩於庫貯軍餉內支給、一不以干思田之人、俟一年之後、各夷生理漸復、府治城廓廨宇、漸以完備、則將林富量移別處任用、而思田止存知府理治、或設兵備官一員於賓州住劄、或就以南寧兵備兼理、不時往來撫循、如此、則目前既可以得撫定、綏柔之益、而日後又可以免困頓煩勞之擾、臣之愚見、所議如此、

此惟徭別有定奪、均乞

聖明裁處、

地方急缺官員疏

七年二月十八日

先據廣西副總兵李璋呈前事、看得柳慶地方新任叅將王繼善、近因病故、地方盜賊生發、不可一日缺官、乞暫委相應官一員、前去代理、等因到臣、該臣看得柳慶地方、近因思田用兵不息、徭賊乘間出掠、叅將王繼善、既已病故、而該道守巡兵備等官、又以思田之後、皆在軍門督餉、督哨地方、重寄、委無一官之托、為照叅將沈希儀、雖係專設田州住劄官員、然田州之事、臣與各官見駐南寧、自可分理、本官舊在柳慶、夷情土俗、備能諳

悉而謀勇才能足當一面求可委用無踰本官者該臣  
遵照欽奉 勅諭便宜事理就行暫委本官前去管理  
叅將行事聽候奏請外近該思恩田州土目盧蘇王受  
等率衆歸降該臣行委右布政林富閑住副總兵張祐  
分投督領各夷各歸原土復業安生今各夷見已賣刀  
買牛爭事農作度其事勢將來或可以無反側之患則  
前項駐劄叅將似亦可以無設但今議於田州修復流  
官府治以控制土官則城廓廨宇之役未免勞民動衆  
瘡痍大病之後各夷豈復堪此臣等議調腹裏安靖地  
方官軍打手之屬約二千名隱然有屯戍之形而實以  
備修建之役庶幾工可速就而又得免於起夫之擾然  
非統馭得人則於各夷或亦未免有所驚疑除布政林  
富已另行議奏外看得閑住總兵張祐才識通敏計慮  
周悉將畧堪折衝之任文事兼撫綏之長今又見在思  
田地方安插各夷皆能得其歡心乞 勅兵部俯從臣  
議將張祐復其舊職暫委督令前項各兵經理修建之  
役仍令與布政林富更互往來於思田之間省諭安撫  
諸夷其合用廩給夫馬之類悉照議處林富事例於南  
寧府衛取辦俟一二年後各夷生理盡復府治城廓廨  
宇悉已完備則將張祐量改他處任用而田州止存知

府理治仍乞將沈希儀或就改註柳慶地方守備惟復  
別有定奪均乞 聖明裁處

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疏

七年四月  
初六日

臣聞傳說之告高宗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  
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今天下郡  
縣之設乃有大小繁簡之別中土邊方之殊流官土襲  
之不同者豈故爲是多端哉蓋亦因其廣谷大川風土  
之異氣人生其間剛柔緩急之異稟服食器用好惡習  
尚之異類是以順其情不違其俗循其故不易其宜要  
在使人各得其所固亦惟以亂民而已矣臣以迂庸繆

膺重命勘處兵事於茲土節該欽奉

勅諭謂可撫則

撫當勦即勦是 陛下之心惟在於除患安民未嘗有  
所意必也又節該欽奉 勅諭謂賊平之後公同議處

應設土官流官何者經久利便是 陛下之心惟在於  
安民息亂未嘗有所意必也始者思田梗化既舉兵而  
加誅矣因其悔罪來投遂復宥而釋之固亦莫非仰體  
陛下不嗜殺人之心惓惓憂憫赤子之無辜也然而今  
之議者或以爲流官之設中土之制也已設流官而復  
去之則嫌於失中土之制土官之設蠻夷之俗也已去  
土官而復設之則嫌於從蠻夷之俗二者將不能逃於

物議其何以能建事而底績乎是皆不然夫流官設而夷民服何苦而不設流官乎夫惟流官一設而夷民因以騷亂仁人君子亦安忍寧使斯民之騷亂而必於流官之設者土官去而夷民服何苦而必土官乎夫惟土官一去而夷民因以背叛仁人君子亦安忍寧使斯民之背叛而必於土官之去者是皆虞目前之毀譽避日後之形迹苟爲周身之慮而不爲國家思久長之圖者也其亦安能仰窺陛下如天之仁固平平蕩蕩無偏無黨惟以亂民爲心乎臣於思恩田州平復之後即已仰遵聖諭公同總鎮鎮巡副叅三司等官太監張

賜御史石金等議應設流官土官何者經久利便不得苟有嫌疑避忌而心有不盡謀有不忠乃皆以爲宜仍土官以順其情分土日以散其黨設流官以制其勢蓋蠻夷之性譬猶禽獸麋鹿必欲制以中土之郡縣而繩之以流官之法是群麋鹿於堂室之中而欲其馴擾帖服終必觸樽俎翻几席狂跳而駭擲矣故必放之間曠之區以順適其獷野之性今所以仍土官之舊者是順適其獷野之性也然一惟土官之爲而不思有以散其黨與制其猖獗是縱麋鹿於田野之中而無有乎墻墉之限積牙童梏之道終必長奔直竄而無以維繫之矣

今所以分立土目者是墻壩之限獫牙童梏之道也然  
分立土目而終無連屬綱維於其間是畜麋鹿於苑囿  
而無守視之人以時脩其墻壩禁其群觸終將踰垣遠  
逝而不知踐禾稼決藩籬而莫之省矣今所以特設流  
官者是守視苑囿之人也議既僉同臣猶以爲上夷之  
心未必盡得而窮山僻壤或有隱情也則亦安能保其  
必行乎則又備歷田州思恩之境按行其村落而經理  
其城堡因而以其所以處之之道詢諸其目長率皆以  
爲善又以詢諸其父老子弟又皆以爲善又以詢諸其  
頑鈍無耻廝役下賤之徒則又亦皆以爲善然後信其

可以久行而庶或幸免於他日之戮也矣夫然後敢具  
本以請亦恃 聖明在上洞見萬里而無微不燭故臣  
得以信其愚忠不復有所顧忌然猶反覆其辭而更互  
其說者非敢有虞於 陛下不能亮臣之愚良以今之  
士人率多執已見而倡臆說亦足以搖衆心而僨成事  
故臣不避頰舌之騰者亦欲因是以曉之也煩瀆 聖  
聽臣不勝戰慄惶懼之至緣係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  
安長治事理未敢擅便爲此開坐具本請 旨 計開

一特設流官知府以制土官之勢臣等議得思田初  
服 朝廷威德方新今雖仍設土官數年之間決知

可無反側之慮。但十餘年後，其衆日聚，其力日強，則其志日廣，亦將漸有縱肆并兼之患。故必特設流官知府，以節制之。其御之之道，則雖不治以中土之經界，而納其歲辦租稅之入，使之知有所歸效。雖不蒞以中土之等威，而操其襲授調發之權，使之知有所統攝。雖不繩以中土之禮教，而制其朝會貢獻之期，使之知有所尊奉。雖不嚴以中土之法禁，而申其寬抑不平之鳴，使之知有所赴訴。因其歲時伏臘之請，慶賀叅謁之來，而宣其間隔之情，通其上下之義。矜其不能教，其不逮，萬警戒於溫恤之中，消犷強於涵濡之內。使之日馴月習，忽不自知其爲善良之歸。蓋含洪坦易，以順其俗，而委曲調停，以制其亂。此今日知府之設，所以異於昔日之流官，而爲久安長治之策也。臣等看得田州故地，寬衍平曠，堪以建設流官衙門。但其衝射凶惡，居民弗寧。今擬因其城垣略加改創修理，備立應設衙門。地僻事簡，官不必備。環府之田二甲，皆以屬之府官。府官既無民事案牘之擾，終歲可以專力於農。爲之闢其荒蕪，備其旱潦，通其溝洫。丁力不足，則聽其募人耕種。官給牛具種子，歲收其入三分之一，以廩官吏，而其餘以食佃人。城之

內外漸置佃人廬舍而歲益增募招徠以充實之田  
州舊有商課仍許設於河下薄取其稅以資祭祀賓  
旅柴薪馬夫之給凡流官之所須者一不以及於土  
夷如此則雖草創之地而三四年後亦可以漸爲富  
庶之鄉若其經營之始則且須仰給於南寧府庫逮  
其城郭府治完備事體大定然後總會其土夷之所  
輸公田之所入商稅之所積每歲若干而官吏之所  
需者每歲若干斟酌通融立爲經久之計又必上司  
之制用者務從寬假無太苛削官吏其土者得以優  
裕展布無局促牽制之繁此又體悉遠臣綏柔荒服  
之道也至於思恩舊已設有流官但因開圖立里繼  
以郡縣之法是以其民遂亂今宜照舊仍設流官知  
府聽其土目各以土俗自治而其連屬制御之道悉  
如臣等前之所議庶可經久無患均乞 聖明裁處  
一仍立土官知州以順土夷之情臣等議得岑氏世  
有田州其繫戀之私恩久結於人心今岑猛雖誅各  
夷無賢愚老少莫不悲愴懷思願得復立其後故蘇  
受之變翕然蠡起不約而同自官府論之則皆以爲  
苗頑逆命之徒在各夷言之則皆自以爲嬰臼存孤  
之義故自兵興以來遠近軍民往往亦有哀憐其志

而反不直官府之爲者况各夷告稱其先世岑伯顏者嘗欽奉太祖高皇帝勅旨岑黃二姓五百年忠孝之家禮部好生看他着江夏侯護送岑伯顏爲田州府土官知府職事傳授子孫代代相繼承襲欽此欽遵其後如岑末通岑祥岑紹岑鑑岑鏞岑溥皆嘗著征討之績有保障之功猛之暴虐騷縱罪雖可戮而徃歲姚源之役近年劉召之勦亦皆間關奔走勤勞在人各夷告稱官兵未進之先猛尚遣人奉表朝賀貢獻又遣人賫本赴京控訴官兵將進之時猛遂率衆遠避未嘗敢有抗拒以此言之其無反叛

之謀踪跡頗明今欲仍設土官以順各夷之情而若非岑氏之後彼亦終有未服故今日土官之立必須岑氏子孫而後可臣等看得田州府城之外西北一隅地形平坦堪以居民議以其地降爲田州而於舊屬四十八甲之內割其八甲以屬之聽以其土俗自治立岑猛之子一人始授以署州事吏目三年之後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判官六年之後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爲同知九年之後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爲知州使承岑氏之祀而隸之流官知府其制御之道則悉如臣等前之所議如此則



朝廷於討猛之罪、記猛之勞、追錄其先世之忠、俯順其下民之望者、兼得之矣。昔文武之政、罪人不孥、與滅繼絕、而天下之民歸心、遠近蠻夷見朝廷之所以處岑氏者、若此、莫不曰：猛肆其惡、而舉兵加誅、法之正也；明其非叛、而不及其孥、仁之至也。錄其先忠而不絕其祀、德之厚也；不利其土、而復與其民、義之盡也；矜其冥頑、而曲加生全、恩之極也。即此一舉、而四方之士官、莫不畏威懷德、心悅誠服、信義昭布、而蠻夷自此大定矣。此今日知州之設、所以異於昔日之士官、而爲久安長治之策也。臣等又看得岑猛之子存者二人、其長者爲岑邦佐、其幼者爲岑邦相、邦佐自幼出繼武靖州爲知州、前者徒以誅猛之故、有司奏請安置於漳州、然彼實無可革之罪。今日田州之立、無有宜於邦佐者、但武靖當猛賊之衝、而邦佐素得其民心、其才足能制御、邇者武靖之民以盜賊熾熾、州民無主之故、徃徃來告、願得復還邦佐爲知州、以保障地方。臣等方欲爲之上請、如欲更一人、諸夷未必肯服、莫若仍以邦佐歸之武靖、而立邦相於田州、用其強立有能者、於折衝捍禦之所、而存其幼弱未立者、於安守宗祀之區、庶爲兩得其宜。至於思

恩則岑濬之後已絕自不必復有土官之設矣均乞  
聖明裁處

一分設土官巡檢以散各夷之黨臣等議得土官知  
州既立若仍以各土目之兵盡屬於知州則其勢并  
力衆驕恣易生數年之後必有報讐復怨吞弱暴寡  
之事則土官之患猶如故也且土目既屬於土官而  
操其生殺予奪之權則彼但惟土官之是從寧復知  
有流官知府者則流官知府雖欲行其控御節制之  
道施其綏懷撫恤之仁亦無因而與各土目者相接  
矣故臣等議以舊屬八甲割以立州之外其餘四十

甲者每三甲或二甲立以爲一巡檢司而屬之流官  
知府每司立土巡檢一員以土目之素爲衆所信服  
者爲之而聽其各以土俗自治其始授以署巡檢司  
事土目三年之後而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冠  
帶六年之後而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爲土巡  
檢其糧稅之入則徑納於流官知府而不必轉輸於  
州之土官以省其費其軍馬之出亦徑調於流官知  
府而不必轉發於州之土官以重其勞其官職土地  
各得以傳諸子孫則人人知自愛惜而不敢輕犯法  
其襲授予奪皆必經由於知府則人人知所依附而

不敢輒携貳勢分難合息朋奸濟虐之謀地小易制  
絕恃衆跋扈之患如此則土官旣無羽翼爪牙之耿  
而不敢縱肆於爲惡土目各有土地人民之保而不  
敢黨比以爲亂此今日巡檢之設所以異於昔日之  
土目而爲久安長治之策也至於思恩事體悉與田  
州無異亦宜割其自甲分立以爲土巡檢司聽其以  
土俗自治而屬之流官知府其辦納兵糧與連屬制  
御之道一如田州則流官之設旣不失 朝廷之舊  
巡司之立又足以散土夷之黨而土俗之治復可以  
順遠人之情一舉而兩得矣均乞 聖明裁處

一田州旣改流官亦宜更其府名初岑猛之將變忽  
有石自田州江心浮出傾卧岸側其時民間有田石  
傾田州兵田石平田州寧之謠猛甚惡之禁人勿言  
密起百餘人夜平其石旦即復傾如是者屢屢已而  
果有兵變今年二月盧蘇等旣來投順歸視其石則  
已平矣皆共喜異傳以爲祥臣至田州親視其石聞  
土人之言如此民間多取田寧二字私擬其名臣等  
欲乞 朝廷遂以此意命之雖非大義所關亦足以  
新耳目而定人心之一端也其該府所設官員臣等  
擬於知府之外佐貳則同知或通判一員首領則經

歷知事各一員、吏胥畧具而已。今見在者已有通判張華、知事林光甫、照磨李世亨。其知府亦已選有一員陳能。然至今尚未到任。臣嘗訪詢其故。咸謂陳能原奉朝旨陞廣西布政司右叅政管田州府事。又賜之勅旨以重其權。吏部奏有欽依。令其先赴該司到任。然後往蒞田州。該司左布政嚴紘謂其既掌府事。即係屬官。不得於該司到任。陳能遂竟還原籍。至今亦不復來。叅照嚴紘妄自尊大。但知立上司之體勢。而輒敢慢視勅旨。蔑廢部移。固已深爲可罪。陳能則褊狹使氣。徒欲申一己之小憤。而遂爾委

朝命於草萊。棄職任如敝屣。使爲人臣者而皆若是。則地方之責焉所寄託。而朝廷威令何以復行乎。臣等所訪如此。但未委虛的。乞將二人通行提究。重加懲戒。以警將來。臣觀陳能氣性悻悻若此。亦非可使以綏柔新附之民者。看得廣東化州知州林寬。舊任南康通判。翦緝安義諸賊。甚得調理。且其才識通敏。幹辦勤勵。臣特巡撫江西。深知其有可用。近因田州改建府治。修復城垣。地方無官。可任。已經行文委令經理其事。即若陞以該府同知。而使之久於其職。其所建立。必有可觀。迨其累有成績。遂擢以爲知府。

使終身其地、彼亦欣然過望、必且樂爲不倦、爲益地方、決知不少矣、大抵田州之亂、起於搜剔太甚、今其歸附、皆出誠心、原非以兵力強取而得者、故不必過爲振厲、駕抑急其機、防反足生變、但與之休養生息、略施控御、其間可矣、夫走狗逐兔、而捕鼠以狸、人之才器、各有所宜也、伏乞 聖明采擇

一思恩府設立流官、亦宜如田州之數、其知府一員、吳期英見在、但已屢有奔逃之辱、難以復臨其下、然未有可去之罪、且宜改用於他所、姑使之自効可矣、看得柳州府同知桂鏊、督餉賓州、思恩之人聞其行事、頗知信向、近以修復思恩府治、委之經理、其所謀猷、雖未見有大過於人、然皆平實詳審、不爲浮飾、似於思恩之人爲宜、苟未能灼知超然卓異之才、舉而用之、以一新政化、則得如鏊者、器而使之、姑且修弊補罅、休勞息困、以與久疲之民相安於無事、當亦能有所濟也、乞 勅吏部再加裁酌、而改用之、

一田州各甲、今擬分設爲九土巡檢司、其思恩各城頭、今擬分設爲九土巡檢司、各立土目之素爲衆所信服者、管之、其連屬之制、陞授之差、俱已備有前議、但各甲城頭、旣已分析、若無人管理、復恐或生弊端、

臣等遵照 勅諭便宜事理已先行牌仰各頭目暫  
且各照分掌管辦納兵糧候奏請 命下然後欽遵  
施行

一田州凌時甲完冠砦陶甲腮水源坤官位甲舊朔  
勒甲兼州子半甲共四甲半擬立為凌時土巡檢司  
擬以土目龍寄管之緣龍寄先來投順故分甲比衆  
獨多

一田州砦馬甲略羅博温甲共三甲擬立為砦馬土  
巡檢司擬以土目盧蘇管之

一田州大田子甲那帶甲錦養甲共三甲擬立為大  
田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黃富管之

一田州萬洞甲周甲共二甲擬立為萬洞土巡檢司  
擬以土目陸豹管之

一田州陽院右鄧甲控講水冊槐並畔甲共二甲擬  
立為陽院土巡檢司擬以土目林盛管之

一田州思郎那召甲舍甲共二甲擬立為思郎土巡  
檢司擬以土目胡喜管之

一田州累彩甲子軒憂甲篤忻下甲共三甲擬立為  
累彩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盧鳳管之

一田州怕何甲速甲共二甲擬為怕何土巡檢司擬

陽田先列錄 卷六 七  
以土目羅玉管之、

一田州武龍甲、里定甲、共二甲、擬立爲武龍巡檢司、  
擬以土目黃筭管之、

一田州拱甲、白石甲、共二甲、擬立爲拱甲土巡檢司、  
擬以土目邢相管之、

一田州床甲、砦例甲、共二甲、擬立爲床甲土巡檢司、  
擬以土目盧保管之、

一田州婪鳳甲、工堯降甲、共二甲、擬立爲婪鳳土巡  
檢司、擬以土目黃陳管之、

一田州下隆甲、周甲、共二甲、擬立爲下隆土巡檢司、  
擬以土目黃對管之、

一田州縣甲、環甬蛙可甲、共二甲、擬立爲縣甲土巡  
檢司、擬以土目羅寬管之、

一田州篆甲、煉甲、共二甲、擬立爲篆甲土巡檢司、擬  
以土目黃萊管之、

一田州砦桑甲、義寧江那半甲、共一甲半、擬立爲砦  
桑土巡檢司、擬以土目戴德管之、

一田州思幼東平夫棒甲、盡甲子半甲、共一甲半、擬  
立爲思幼土巡檢司、擬以土目楊趙管之、

一田州侯周怕豐甲、一甲、擬立爲侯周土巡檢司、擬

以土目戴慶管之

一思恩興隆七城頭兼都陽十城頭擬立爲興隆土  
巡檢司擬以土目韋貴管之緣韋貴先來向官故授  
地比衆獨多

一思恩白山七城頭兼丹良十城頭擬立爲白山土  
巡檢司擬以土目王受管之

一思恩定羅十二城頭擬立爲定羅土巡檢司擬以  
土目徐五管之

一思恩安定六城頭擬立爲安定土巡檢司擬以土  
目潘良管之

一思恩古零通感那學下半四堡四城頭擬立爲古  
零土巡檢司擬以土目覃益管之

一思恩舊城十一城頭擬立舊城土巡檢司擬以土  
目黃石管之

一思恩那馬十六城頭擬立爲那馬土巡檢司擬以  
土目蘇關管之

一思恩下旺一城頭擬立爲下旺土巡檢司擬以土  
目韋文明管之

一思恩都陽中團一城頭擬立爲都陽土巡檢司擬  
以土目王留管之



右各目之內惟田州之龍寄思恩之韋貴徐五事體  
於各目不同而韋貴又與徐五龍寄稍異蓋韋貴於  
事變之始即來投順官府又嘗効有勤勞宜不待三  
年而即與之以實授土巡檢以旌其功徐五亦隨韋  
貴投順而効勞不及龍寄雖無功勞而投順在一年  
之前二人者宜次韋貴不待三年而即與之以冠帶  
三年而即與之以實授土巡檢如此則功罪之大小  
投順之先後皆有差等而勸懲之道著矣或又以盧  
蘇王受不當與各土目並立者臣等又以爲不然方  
其率衆爲亂則蘇受者固所謂罪之魁矣及其率衆

來降則蘇受者又所謂功之首也况二府目民又皆  
素服二人今若立各土目而二人不與非但二人者  
未能帖然於衆目之下衆目固亦未敢安然而處其  
上非所以爲定亂息爭之道也故臣等仍議以盧蘇  
王受爲衆目之首庶幾事體穩帖而人心允服矣  
一田州思恩各官目人等見監家屬男婦初擬解京  
今各目人等既已投順則其家屬男婦相應給還領  
養均乞 聖明裁允

一田州新服用夏變夷宜有學校但瘡痍逃竄之餘  
尚無受廬之民焉有入學之士况齋膳廩餼俱無所

出即欲建學亦爲徒勞然風化之原終不可緩臣等  
議欲於附近府州縣學教官之內令提學官選委一  
員暫領田州學事聽各學生徒之願改田州府學及  
各處儒生之願來田州附籍入學者皆令寄名其間  
所委教官時至其地相與講肄游息或於民間興起  
孝弟或倡遠近舉行鄉約隨事開引漸爲之兆俟休  
養生息一二年後流移盡歸商旅湊集民居已覺旣  
庶財力漸有可爲則如學校及陰陽醫學之類典制  
之所宜備者皆聽該府官以次舉行上請然後爲之  
設官定制如此則施爲有漸而民不知擾似亦招徠  
填實之道鼓舞作新之機也均乞 聖明裁處

一思田去梧州水陸一月之程軍門隔遠難於控馭  
調度兼之府治雖立而規制未成流官雖設而職守  
未定且瘡痍未復人心憂惶須得重臣撫理臣等已  
經具 題乞將右布政林富量陞憲職存留舊任副  
總兵張祐使之更迭往來於二府地方綏緝經理仍  
乞 賜以便宜 勅書將南寧賓州等府衛州縣及  
東蘭南丹泗城那地都康向武等土官衙門俱聽林  
富等節制臣等所議地方經久事宜候奏請 命下  
之日悉以委之林富等使之欽遵以次施行庶幾事

無隳墮而功可責成矣

陽明先生別錄卷之六終



